

随笔苑

拾秋

尹爱群

阴雨连绵的秋日午后，总带软乎乎的慵懒感。窗玻璃上凝着细细的水珠，将窗外的梧桐叶子晕成了模糊的黄绿色。坐在屋子里，泡杯热姜茶或暖咖啡，时间仿佛慢了半拍，特别适合“浪费”在小事里……

我在书柜最深处翻出一本线装的《唐诗宋词选》。指尖碰到黄封皮，书页里夹着的银杏叶，像藏了一整个秋天的私语，叶柄处，某年秋日写下的细字“秋藏万物”还未褪色。

恍惚间，那叶子忽然展开，变成了一只金蝴蝶，扑棱棱地擦着鼻尖飞过，正巧落在“停车坐爱枫林晚”的诗行上。再睁眼时，窗外的高楼已变换成层林尽染的山路，身上的棉麻T恤不知何时换上了素色长衫，原来我竟踩着诗词的平仄，不小心跌进了千年前的秋天。

一

“这位公子，咋在这里发呆呢？”身后传来清朗的笑声，转头一看，只见一青衫男子靠在老枫树上，正轻摇手中的折扇，扇面上“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墨迹还带着三分酒意。这不是杜牧吗？他指尖捏着片半红的枫叶，酒气混着枫香漫过来：“方才见你对着落叶愣神，是不是也觉得这秋比春更有意思？”

此时，夕阳西斜，斑驳的枫影落在他的肩头，他叩着扇骨轻笑：“世人总说春艳，可春的红怯生生的，哪比得上秋枫，把春夏秋三季的力气都攒成一团烧不尽的火。”我望着经霜的枫叶，红如燃着的焰火，连风掠过都带着暖意。“先生笔下的‘爱枫林晚’，原是爱这不管不顾的热烈？”杜牧挑了挑眉，折下一片红枫递给我，叶脉里还淌着秋阳的温度：“可不是嘛！你看这枫树，就算要落了，也要红得惊天动地，才不算辜负这秋。”

话音未落，山风骤起，漫山红叶如蝶群振翅，卷着松涛掠过肩头，还有几片落在我的衣襟上，与那片银杏金蝶相映。我们并肩站在红叶里，看夕阳为每片叶子镀上金边，连呼吸都染着枫香，杜牧忽然指着远处山泉：“顺着那水往前走，能见着王维，他煮的秋茶里，藏着比月色还清的味儿。”临别时，他将红枫塞进我手中，又拾了片银杏叶压在我袖口：“这叶与你那片是同根生，带着它去，王维会懂你的来意。”枫叶入手暖暖的，再抬眼时，暮色里的山路已蜿蜒向云雾深处，润水叮咚似在前方引路，袖角的银杏叶沾着枫香，随着脚步轻轻晃。

二

顺着水声往里走，夜色渐浓时，松林间忽然飘来茶香，竹篱茅舍隐在树影里，柴门虚掩着，隐约看见书案上的素笺，“空山新雨后”的墨迹正缓缓洇开——正是王维。他刚添完炉灰，见我袖角的银杏叶便笑了：“是杜牧让你来的吧？他总说我煮茶太淡，却不知这秋夜里的茶，要配着松涛声才够味。”又指了指檐下未干的雨痕：“刚下过雨的秋夜，连风都带着松针的清苦，你听听——”

踩着沾了露水的湿地走在林子里，月光从松针缝里漏下来，在青石上织成

银网；清泉在石头上哗哗流，把月影碎成跳动的星星。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轻声念出这句诗，王维点点头笑了，袖口沾的松针掉进泉水里，跟着水流打圈圈：“你听这水声，像不像天地在说悄悄话？刚才煮茶时，看见一群白鹤往江边飞，杜甫应该在那高楼上，他总爱对着江边的枫树发呆。”远处浣纱女回家的笑声混着船桨声，在山谷里绕了好几圈，才慢慢融进夜色里。他递给我一杯秋茶，茶汤里飘着片小小的银杏叶：“春天长、夏天茂的时候，它总藏在绿叶里，到了秋天才肯露出金黄，跟藏在时光里的诗似的。”

茶喝进嘴里清清爽爽的，他又换了片刚摘的银杏叶压在我袖口，叶尖还沾着茶水：“带着它去见杜甫，他看见银杏，准会想起在成都草堂的日子。”再抬头时，茅屋已经藏进晨雾里，只有手里的茶杯还留着温度，银杏的淡香粘在指尖，顺着白鹤叫的方向看，江雾深处隐约能看见高楼的影子。

三

天光渐亮，天空蓝得像被洗过，循着鹤影登上江边高阁，秋风裹着江水的腥气扑面而来，凭栏而立的老者鬓发如雪，案上摊着的诗稿旁，居然也压着片银杏叶——正是杜甫。“你袖角的银杏，是王维给的吧？”他声音沙哑，像被江风磨过，“前日他托人带信来，说松间的茶熟了，我却走不开——你看这江，载着多少人的愁绪。”

他指着江心的浪说：“前日过瞿塘，见峡口流民扶老携幼，秋霜落满破衣，比这江涛还寒。”我忽然想起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字字泣血。“先生见这秋景，想的是长安故园？”他苦笑一声，杯中浊酒一饮而尽，酒液顺着胡须滴落，衣襟处晕开深色的痕：“昨夜梦到曲江，秋菊开得比锦缎还艳，如今……”话没说完，他从怀里摸出片干枯的蜀葵，压在我袖口的银杏叶旁：“这是草堂种的花，那年秋旱，它却开得比哪年都艳，你带着它，便知这秋再沉，也压不住希望。”

江风掀起他洗得发白的衣角，露出时间磨破的布，远处的猿啼刺破云霄，与落叶声、江涛声共谱一曲苍凉的秋歌。“这秋太沉。”我忍不住低语，杜甫却指着天边渐升的朝阳，眼底闪过一丝光亮：“沉默才有力量。你看那晨光，照过战场的尸骨，照过流离的灯火，总有一天，会照到太平的日子。”他往东南方向指了指：“顺着江走，日头偏西时，就能见着李清照的菊园，她的菊里，藏着另一种秋。”

四

揣着蜀葵与银杏沿江而行，秋阳渐渐斜过头顶，风里的江水腥气淡了，转而漫来清甜的菊香。穿过一片盛放的菊花田时，朱门内正有女子临窗簪菊，斜插的黄菊沾着晨露，案上词稿写着“帘卷西风”，墨迹边缘像被泪水打湿，砚台里还浮着片银杏叶——竟是李清照。

“客来正好”，她拈起一朵重阳菊，指尖却微微发颤，目光落在我袖口的银杏

上，“这叶倒像我去年藏在词稿里的那片，也是这般黄得透亮”。

庭院里的菊开得热闹，黄的如金，白的似雪，暗香在暖日里浮动，她却总对着菊丛深处那株晚开的紫菊发呆，指尖反复摩挲着词稿上“赵明诚”三个字。“易安先生笔下的秋，总带着姑娘家的细腻。”她为我斟酒，玉簪在发间轻轻晃动，视线飘向墙头那株梧桐——去年此时，赵明诚还在树下为她摘过沾露的菊，如今只剩下满地落叶。“不是细腻，是愁绪太轻，只能藏在花叶间。”她声音低下去，像怕惊扰了什么，“前日收到家书，说青州故宅的海棠开了，他最爱的那株……”话音未落，一片梧桐叶打着旋儿落在酒杯里，她忽然别过脸，用袖口轻轻按了按眼角，再转头时，将一枝紫菊与案上的银杏叶一同递来：“带着它们去吧，菊香不散，心里的念想就不会凉，这银杏……也能替你记着路上的秋。”

五

接过紫菊与银杏的刹那，风里忽然飘来酒香，混着江水的腥气，再睁眼时已立于暮色中的船头。长衫男子手持酒壶，对着明月朗笑，见我手中的银杏叶笑道：“好个秋的信物！来得正好，快看这赤壁秋夜！”——正是刚贬至黄州的苏轼。

船行至江心，月光劈开江面，乱石在岸边勾勒出狰狞的剪影，惊涛拍打着船舷，卷起千堆雪白的浪，浪尖的白鸥斜斜掠过，翅尖几乎擦着酒壶。“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苏轼举杯邀月，酒液洒在江面，与月光融成一片碎金。“秋不仅有悲，更有这翻江倒海的气魄！”他指着浪尖的白鸥，“你看它们搏风击浪，哪怕被浪打湿翅膀，也不肯退后半步，这才是秋的风骨！”我望着他被江风吹乱的发丝，藏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豁达——秋的萧瑟里，原有着破茧成蝶的勇气。

他忽然拿过我手中的银杏叶，蘸了酒在叶上题字：“秋气堪悲未必然”，再递回来时，叶上的酒气混着墨香，染得指尖微暖：“带着它去见辛弃疾，等雾散了，闻着稻香走，就能找着他的田埂。”临别时，他将酒壶塞给我：“饮尽这杯秋，前路自坦荡。”酒壶上还留着他掌心的温度，像揣着一团不灭的火焰。

话音刚落，掌心的枫叶、稻穗、菊花、蜀葵与银杏突然同时发光，交织成暖融融的光晕。再睁眼，我还坐在书桌前，雨后夕阳漫过《唐诗宋词选》，书页间的银杏叶正微微颤动，叶柄处的“秋藏万物”在光里清晰起来，袖口不知何时，竟沾着红枫的小碎片。窗外，秋风卷着几片红叶掠过窗台，恍惚间，竟像是杜牧来的那枝。

原来这场拾秋之旅，从未离开过书桌前的这本诗集。我拾起的不只是红枫、银杏与稻穗，更是千年前诗人笔下的秋——是杜牧枫叶里的热烈；是王维松林里的清净；是杜甫江边上沉重里，藏着韧劲的温暖；是易安菊花边，温柔里藏着念想的真切；是苏轼赤壁浪头里的勇气；是稼轩田埂稻穗里的实在。

这秋藏在诗词里，藏在一片叶、一朵菊、一粒稻的温度里，更藏在每个懂得欣赏它的人眼底，岁岁年年，从未褪色。

秋天的火把

林启东

秋天的火把
点燃了冬天
是你的心在开花

山花开了
像打碎的灯笼残落在
雪地的血

这是囚禁心灵的房子在燃烧
在你的窗前
化作一棵开花的树

枝叶茂盛的我
在美丽的瞳孔中
把零散的记忆植于秋季

花盆里的花开了
我的心得
在月亮中起飞的白马

掠过头顶的风
是九月飞扬的芦苇
我的心在河里游泳
收获了你剪刀般的舞步

悠闲的天马被浮云牵走
春天的气息在百花中变浓
我走在路上
旁听青山绿水在身边掠过

划过蓝色的风
划过收获后的空旷与寂寞
看接近太阳的云
已在啃食太阳

也许太阳就是我
我的身体在秋天里疯狂地生长
像被人遗忘的枯木一样
在心里发芽

所城里的时光

康勤修

苔藓在青砖缝里生长
石阶裂开一道黎明
六百年前的渤海风
穿过城墙的垛口
凝固成一朵浪的形状

张升的剑开始在碑文上锈蚀
潮汐也卷走了卫所制度
街头那盘老石碾的吱呀声
碾碎的不只旧时光
还有远处飘来的丝丝海风

铜钉在木城门上排兵布阵
瓦当接住商贩未了的吆喝声
玻璃幕墙悄悄地把月光
折叠成一把镰刀的模样
投进古井的瞳孔里

当二维码爬上石狮子的额头
宣化门迎来第一缕星光
这时，远处传来
马蹄轻踏石板路的回响
仿佛在向人们诉说
昔日所城里的辉煌